



年味

孟宪廷

代。那时节,日子是涩的,像一枚未熟的柿子。饥饿是长在肚子里的藤蔓,无声地缠绕着每一个日子。对年的盼望,便成了藤蔓上唯一一点亮色,一点甜头。

家里是土坯房,一铺大炕。进了腊月,我最大的正经事,就是在炕头那片被烟熏得微黄的土墙上,画杠杠。一天一道,是给年数着步子。那杠,我画得极庄重,身子挺得笔直,指尖用力,要画得深浅均匀,笔直如线——仿佛这样,那难熬的一日,才算被实实在在地丈量过,被认真地认真地送走了。画到腊八,我便在墙上郑重地画一个圆,画下一个句号,也像画下一个开始的记号。

腊八的粥香,是年被唤醒的第一个呵欠。天还黑着,母亲就拉着风箱,铁锅里的红枣、豆子、小米,便在柴火的舔舐下咕嘟起来。那香气混着水汽,丝丝缕缕钻进被窝,把炕烘得更暖了。若非念着那碗滚烫的甜,谁肯离开这温柔乡?

腊八一过,年的脚步就密了。蒸花卷、蒸枣山、炸丸子、炸藕合……空气里日日飘着不同的、诱人的气味。我墙上的记号,也随之丰富起来:一个圆,是那天吃了带枣的馒头;一个三角,是闻见了炸货的油香。那段日子,黑窝头暂时退场,热炕头夜夜滚烫,便觉得这是人间顶顶好的光阴了。

有一年,家里杀了自己养的猪。那是件了不得的大事。猪是自家一口一口喂大的,可真把猪杀了,肉却舍不得吃,要留着换钱、待客。我们能沾荤腥的,唯有那盆猪血和一副下水。可便是这下水,也急不得。猪头上的毛,父亲要用刀尖,一点点刮净;肠子要翻过来,用盐和碱面反复搓揉,直到褪去那层黏滑。这清洗的工夫,比烹煮时间还漫长。我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父亲身后,递个瓢,端

盆水,眼珠子就粘在那堆“宝物”上,心早飞进了明天的锅里。

肉终于下了锅。我抢着坐在灶前,呼啦呼啦地拉风箱。火苗蹿上来,舔着锅底,烟有时呛得人直流泪,我也舍不得让位。我心里憋着一股气,仿佛拉得越卖力,那锅里的肉就熟得越快。蒸汽上来了,白茫茫一片,蒙住了眼前的一切,只剩下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,像年兽满足的叹息。父亲用一块灰扑扑的布,把木锅盖的缝隙塞严实。

“爹,熟了吗?”不知过了多久,我忍不住问。

“我瞅瞅。”父亲掀开锅盖一角,一股白气“呼”地扑了他一脸。他拿起筷子,朝那块最厚的肉插下去。我的脖子伸得老长,嘴巴不自觉地跟着那筷子的动作一张一合,口水在舌根下汹涌。筷子停下了,没插进去。

“还欠火候。”父亲盖上了锅盖。

那一刻,失望像一滴凉水,滴进滚烫的期盼里,“滋啦”一声,冒起一股无名的白烟。后来到底又烧了多久,肉熟时我先吃了哪一块,记忆都模糊了。唯记得另一天,母亲在挂着的半扇猪肉里,用刀尖,从那最嫩的里脊上,极小心地剔下一小块肉。她什么也没说,只在那日做饭时,将它放在碗里,搁在饭锅里蒸了。饭熟时,她把它夹到我碗里。我放进嘴里,几乎没有嚼,那一点极致的、纯粹的肉香,便像一滴最浓的油,瞬间在舌尖化开,然后浸润了整个身心。那一口滋味,我记了一辈子。

可若要论年味之盛,还得是除夕夜的饺子。那天下午,奶奶和母亲便忙开了。面团在案板上被揉得光滑柔顺,醒在盆里,盖着湿布,像在做一个洁白的梦。馅料的鲜香从另一只盆里散发

来。擀皮的声音“嗒嗒嗒”,清脆而富有韵律,每张皮都一般大小,溜圆。包饺子是女人们的手上舞蹈,手指翻飞间,一个个元宝似的饺子便立在盖垫上,一圈又一圈,齐齐整整,闪着温润的光,真像银楼里摆出的宝贝。

那时我还小,筷子使得不甚灵光,总怕那滑溜溜的饺子从嘴边逃走。大人们便给我备了竹叉子。取一截手指粗的竹筒,从中间劈开,一头细细地削出两个小齿,再用瓷片反反复复地打磨,磨得光滑,不扎嘴。这活儿看似简单,却极需耐心。我四爷爷是做叉子的好手,他做的叉子,齿尖圆润、竹身冰凉,是我眼里顶好的用具。

饺子吃完,祭祀的香烛点起,满屋是肃穆的烟。我们孩子便像得了赦令,提着各色灯笼涌到街上,比灯笼的花样,比“滴滴金”燃出的火花谁更亮,比谁的鞭炮响声最脆。笑声、叫声、鞭炮声,混着清冷的空气,织成一张巨大的、欢乐的网,将整个村子都罩在底下。一直玩到两手空空、筋疲力尽了,才带着满身的热气与心满意足,钻进被窝。

那年的滋味,便这样一层层,一丝丝,浸到了骨头缝里。七十载光阴流转,许多人事都淡了,远了,唯独这童年的年味,却在记忆的深潭里,愈沉愈清,愈陈愈香。

只是,灯花可以再剪,岁月何曾重来?

窗外的鞭炮声又零星响起,我仿佛又看见,那个守在灶前,被火光映红脸庞的孩童,正使劲拉着风箱,眼巴巴地,望着那口热气腾腾的锅。

蒸汽氤氲而上,模糊了今夕与往昔。只有那亘古的、属于年的期盼与温热,穿透层层时光,熨帖着我此刻的心。



我的高中同学刘杰不幸去世。在丧事现场,我强忍内心的悲痛,把自己该办的事一件一件地办好了,还在他的灵前摆了俩小瓶酒,让他在天堂寂寞时能开开心心……

1月7日,同学王红岩请邵清、刘杰和我四家人聚会,刘杰和我以茶代酒。我们畅所欲言、其乐融融,诉说着彼此之间的情谊,也谈论着过往的故事,这当中也少不了对我的“刻薄”。席间,刘杰始终端着倒酒倒水,不让我动手。我们四家拍了很多合影。以往都是宴请后,我把照片冲洗出来,留作纪念,没想到这一次的合影竟成了我们的“最后”。

9日,刘杰通知我,涛哥请我们在利民路一家酒店吃饭,还有李今哥、刚哥、建平哥。席间刘杰坚持给哥哥们倒酒倒水。饭后打了一会够级,平时他不大参与打扑克。这次还和我打了对头。玩到五点多钟,刚哥要开车载着他一起走,他执意要步行。我陪着他,边走边聊,步行到百货大楼,他拿着我送给冯毅的一本书走了。没想到这竟是我俩之间最后的交谈,他说:“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,老了不容易。要是像我父亲那样一觉睡过去,就是修行好了。”谁料想,他的这句话,几天后竟成了谶语!

10日,几位哥哥约我去河北辛集,我因有其他事情,没能陪同。哥哥们回来后,刘杰电话通知我给哥哥们接风,我也没去成。

15日下午,接到他女儿带着哭腔的电话:“大爷,我爸爸不行了!”噩耗传来,我的心如刀绞。我喊上弟弟到了刘杰的家中。一切都晚了,他二姐、三姐从卧室出来,已经抑制不住泪流满面。妻子和女儿也是十分茫然。120急救车已经回去了。接下来就是后事处理……

傍晚他的遗体就躺在灵堂里了。李今哥率众人三鞠躬,大声说道:“刘杰兄弟安息!”

16日、17日,所有参加刘杰葬礼的人在忙着他后事的同时,带着依依不舍,回忆着和刘杰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
从7日到17日,短短十天,我们经历了聚会和离别。他走了,带着我们对他的思念,但是我和他五十年的友谊哪能到头?

我和刘杰相识于1975年,都在聊城三中读初中,他是一班班长,我是七班班长。从那时起心中就埋下了友谊的种子。

1977年,经过三次快慢班的分合,我俩又成了三三高二八班的同班同学,还是同桌。1979年高考我俩双双落榜,凭借当年城市户口考生允许兼报技工学校的政策,我俩又一起来到了楼北大街的“汽校”,学习汽车修理。实习期间,拆装轮胎、清洗发动机,整天油头花脸的。毕业后我俩被分到汽运公司(交运集团)财务科,他任成本会计,我任经费会计。凭着年轻好学,我们又一同考上了中央电大,我学汉语言文学,他学经济管理。1985年我到了聊城日报社,1988年他到了财政局。

人虽分开了,友谊却没有间断。我俩之间的故事太多了。我家三口都属虎,他家三口也是。一次约好一起去吃火锅,儿子不愿意去,刘杰给我儿子打电话:“马麟,六个老虎吃羊去,走吧!”听了这句话,幼小的儿子竟然答应了。那天,我俩一人一瓶酒,都喝醉了。索性住在他家,冲澡、打麻将……

刘杰对人热情似火,但凡有事找到他,他总是尽心尽力做好。他的为人有目共睹。

短短十天,我们送走了刘杰,可这51年的友谊怎么能送得走?

刘杰,我会像家人一样怀念你。我们都会替你照顾女儿和外孙女,你就放心地在天堂陪伴刘叔叔和大姨吧!又泪目了……

十天,五十一年

马培忠



河湖相连 朱玉东 摄

自信少年行

甘雨轩

殷周际会,《仪礼》编定;戎夷交孚,华夏初成。依冯巨器,祭夏禹之九鼎;懿德显化,拥河洛之图书。推定科比,踟蹰旧历,约典礼而教化庶民。文明伊始,否泰迂迥,煌煌巍巍,泱泱深远。

列星随旋,日月相继,延及今载,天地迥异。今国祚昌盛,百姓敦和,然文化自信不可失,故列余途时所思,而吾侪何以为作焉?

《大雅》曰:“殷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。”以史为镜,鉴往事,知来者,进以惕身明德,可谓智哉!历览强汉风光,大漠茫茫。铁骑如匈奴,杖节通西域。御列国而奠枕天下,以致芳烈。怀顾盛唐,负龙虎气象。胡汉交邦,天下来朝。“九天阊阖开宫殿,万国衣冠拜冕旒。”鸾凤鸾,引四面使臣;濯朱雀,迎八方宾客。夷夏同俗,礼乐同风。盛世华表,四海咸宁,至于两宋,内积于亢吏,外患于四夷。延及徽钦,金人举东京,先王北狩,新帝南

幸,翠华飘摇,偏安行在。于是自拘自束,迂旧不化。割地朝岁,家国继丧,终为蒙古部灭。反顾此三者,较其兴亡之理,则自信开放之效可知矣。湖泽之苇,虽有近源,终成枯槁;早岁之草,惟有活水,生长不息。雁鸟南飞,迂而后生,作茧自缚,安可避坎!

今者依先辈英魂,贤能治世,诚哉小康。然人众之于文化也,或拒新复古,或崇洋贬国。守旧抑新者,若行渗漉之舟,居咸危之所。榱梁衰朽,久而不能修之,必有坍塌之日;抱残守缺,滞而后于时势,定有崩坏之时。川泽不择细流,终有枯竭之际。以此继亡宋之事,不亦悲夫!息古而媚外者,不复兴礼,好于洋物非一日,闲时所云者鲜离崇外之事,录国者少矣。一日不言,日日不念,终淡之,而民族之湮灭也。凡此二者,不自信以致于是也,若其风无人匡伤,其弊盖未显,然潜移默化以就其

势,终为祸焉。后辛暴虐,始于象箸;庄宗身亡,起于伶人。祸乱于常,岂可忽乎!

人尝道:“不乎乎史,何以笃信?”习史可以明志,可以省身,习之愈深,信之弥坚。或问曰:“何以自信?”噫!《左氏》曰:“中国有礼仪之大,故称夏;有限章之美,谓之华。”衣者,显民族之节。初,螺母造为纺织,服饰绚丽,从此始焉,翠裾披带,拥绉褶囊衣。左衽覆右,阴阳调和;衣裳贯通,中正不倚;领袖方圆,天人合一。礼者,治之端也,民之启也。武王登遐,周公旦佐成王。用心措意,讲究礼法,施化德。崇亲民其乐也融融,尊贤吐哺,天下归心。夫子赞曰:“郁郁乎文哉!”盖用礼致之也,文者,载道器也。经史子集,微言大义;诗词曲赋,喻理于闲,录圣贤世之言,述君子博硕之理。读之足以成学,习之足以养气。功课麒麟,讲聚鸿都。览天地之广大,识志士之高风。夫怀服章之美,礼仪之大,然以

不自信云云者,拥金行乞者也。华夏巍巍五千年,奇珍盈室,何以不自信哉!

夫创新者,自信之都契也,文明之活水也。凡古不修今,善在变也。故曰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”。是以赵武胡服,戎狄北却;商君变法,秦以殷实;诸葛巧计,魏矢乃得;元敬革阵,倭寇不举。《文言》曰:“终日乾乾,与时偕行。”其指应如是矣。创新之意不为时迁,仲景医疾,体百姓之苦,汤烹娇耳,而民赖以安;晋灰防坑,德推行之艰,造为糖丸,而童孺得治,古今文化创新亦循于此也。览上世发明,有蔡侯纸,活字术,磁罗盘。文得以播,德赖以化,功基于此也。然蔡公造纸,继于绳麻;毕昇活字,得于泥胚;罗盘引航,始于司南,此三术,非成于一人,循古而革之,所以用也,今者不拘于时,创新祖宗之技。窑火变而建盏窑,锦绣成而姑苏美。袂飞舞舞,飞天夺天地之采;兰

芷芬菲,通草沁群芳之蕊。画师杉泽,精工细笔,神工鬼技。尝观《山海》慷慨粗鄙浅陋之图,试古法新作,上古奇书,为之灼灼,异兽珍禽,得其神焉。创新之不竭矣,文化之无尽也。薪火已继,人以日新,文明大化,所以自信。

山川异域,日月同天。文化交流,以致自信,大势必也。昔唐人着胡服,唐人礼胡帽,故胡汉之交也;今融洋装之约,时人好之,谓新中式,此中西之合也。裁衣如此,为政亦然。用事者或问之曰:“欲国之王,何解?”因曰:“邦交而已,三朝故事,或兴或亡,长短相稽,可以见矣。利古乎?利新乎?利却乎?利迎乎?”时秦王政意欲逐客,李斯上《谏逐客书》,因留六国之士,秦以一统。使始皇不听斯言,掩闾而却士,则贤人去背。各强其国,山东既盛,此关中之衰也,而始皇之名可以得乎?满清伐日昏,闭门却客,误革命之机,延乾坤之变,于是列强跋扈,倭寇僵衰,休日益衰,终于倾覆,成覆辙之鉴,难雪之耻。新中国既立,行利民之策。修礼法,复邦交。其后改革开放,延万国为一体,祚日益盛,由此得誉于列国。中山先生尝临观钱塘海潮,喟然叹曰“世界潮流,浩浩荡荡。顺之则昌,逆之则亡。”文明交融,当世之潮流也。清之亡,逆也;今之兴,顺也。盖国之汇于万邦也,今滴水之入湖海也,汪洋不竭,水亦不绝也,故社稷交于列国则治,文化合于万国则兴。国之愈盛,民意以自信,自信而民强,其国如此往复,善哉!

今之人或之所以失于文化者,是不自信也,是疾也,久而不能医之,危矣。夫守旧与崇洋者,脉之两端也。洋为中用,古为今用者,脉之中也。古语有云:“圣人持中,故而无偏。”故脉宜持中也,创新革变,鉴往知来,习史以自佐,师洋以长技,去芜存菁,化为天道,则人众悉可自信矣,曷庸之要备矣,文化之疾可以医矣。既然已,何怨文化之不传,而民庶之不自信欤?

嗟夫!昔汉赋兴作,四海名篇莫非辨儒之文,然雕文修辞,其实空尔,故不及后世诗文长短句属。今观奉题,欲作自信开放之文以称赞之,复念汉赋兴替之故事,窃恐兴文弱志,故将以此作篇,敬谒鄙村,尽余丹诚,谨承作撰,所望诸公,位虽卑,未敢忘忧国之责;德虽浅,亦常冀国运鸿通。